

酸酸甜甜香港地



黛西札記
李夢

夏日炎炎，避暑的好方法，莫過去博物館和畫廊看展覽。上周末去大館，偶一場沉浸式體驗展「曲詞印記」，回溯顧嘉輝與黃霑這對粵語流行樂壇傳奇組合的創作生平，並從中映照香港過去半個世紀社會景況及日常生活的變遷。

甫入展廳，便是一處「靜心室」，幽靜空間，以黑白為主調，牆上映一簾數碼瀑布，「輝黃組合」創作的經典曲名順流而下，配以潺潺水聲，驀地讓觀者將中環的喧鬧忘記大半，也將暑熱褪去大半。再入內，便是網上備受好評、引來眾多文青打卡的幾處空間，還原上世紀七十、八十及九十年代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居所，還原近乎逼真，令觀展更具沉浸式體驗。

這場展覽關於音樂，又不僅僅關於音樂，而是將粵語流行音樂的成長與發展置於整個社會環境的發展變化中審視。從一九七〇年代的黑膠唱機，到一九九〇年代的舊式電腦，人們的生活環境和居住條件在變化，對於音樂、文化和藝術的審美與需求也隨之變化。藝術與生活，從來無可分離。



▲「曲詞印記」展廳中的「再想像工作間」。圖源：大館

《抓娃娃》找出何樣未來



潘金英

愛電影的妹妹，約我到深圳看電影《抓娃娃》。我滿懷期待這部由彭大魔執導，沈騰、馬麗領銜主演的教育喜劇。此片不僅讓人在笑聲中過一個熱辣辣的下午，更讓我這位榮升了外婆的長者，對社會價值觀及家庭教育產生深刻的反思。

如今社會多崇尚金錢及名譽地位，在家庭教育方面，由於生養少，爭執是一屋內兩中（遲婚父母）、兩老（爺爺奶奶）全天候守護、照顧一個「金巨羅」。中年（父母）擔心子女在人生的競爭中落後於人，大多採取種種措施，加強操練，不讓他們輸在起跑線。

子女不是父母的附屬品，不是生來為父母完成心願。子女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路，成長路上起跑或躺平，登頂峰或潛深水底探險，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父母不必太緊張。好父母應該重視培養子女品質和能力，不是只為了在競爭時不太落後於人，更是為了他們在社會生存中保持身心健康。

我認為幸福必須用正向的愛和教育去栽培子女，而非如《抓娃娃》故事中，生活在西虹市的馬成鋼和春蘭夫婦那般，通過表面看似極端、實則有智慧的「反向養娃」教仔法，試圖為兒子馬繼業創造一個充滿挑戰的成長環境，為求

願嘉輝與黃霑，一位是譜曲豪邁、曲式多變的「港樂教父」，一位是糅合東西、兼具豪情及浪漫的填詞「鬼才」。從兩人為一九七二年音樂劇《白孃孃》創作插曲的首次合作，到二〇〇三年為音樂劇《酸酸甜甜香港地》創作歌曲，「輝黃組合」橫跨三十多年的合作，不但見證兩位知名音樂家的惺惺相惜，更將香港流行音樂推向大中華乃至亞洲之巔。猶記得熱播韓劇《請回答一九八八》中，一眾男女主角暑假追劇，看的便是張國榮與周潤發主演的電影《英雄本色》，片中插曲《當年情》，正是顧嘉輝與黃霑的傑作。

兩人雖說合作無間，見面卻並不多，每每透過傳真或電話聯絡。今次展覽中設有一處「再想像工作間」，將兩位藝術家的工作室並置，疊合空間、創造奇妙觀感，更可突顯兩人工作風格、生活習慣、性情與審美的異同，格外讓人印象深刻。而底下二層的展區，又近乎原樣地複製了三四十年前的懷舊茶餐廳與電器維修店。觀者可沉浸式在餐廳卡座拍照打卡，又或在電器舖中欣賞顧嘉輝為牛黃解毒片等各類產品創作的有趣商業廣告歌，探看藝術家鮮為人知的一面。商業與藝術的互動，或許正是香港那一代藝術家成功的秘訣，也是香港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密碼。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即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之日，陸費逵在上海創立了新的出版機構中華書局，在此後的數十年間，它是商務印書館最大的競爭對手，而陸費逵正是從商務辭職出來的人。陸費逵沒有進過學堂，幼年隨母親識字，後依靠自修，「素性好學深思，於學無所不窺，而於教育研究尤精深」（舒新城語），為各類學堂編寫教科書，其毅力學識均非常人所及。他很早就提倡統一國語讀音，主張簡化漢字，意在降低識字門檻，縮短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年限。他以切身經歷為例，說明統一國音的重要，「我父親生在故鄉嘉興，幾歲就隨侍出門，長在直隸、山東、河南，二十幾歲又到陝西。我母親雖然也是浙江人，已經幾代住在北方，生在大同，長在陝西、四川。我生在漢中，二弟生在興安，三弟生在南昌。我像十方僧，只在上海年數多點。」如此情形，家庭中若皆以方言通情意，當然窒礙難行，勢必不能不有一種語言以公於全家之用。

陸費逵說，「我的長處，第一，專心。我有許多機會可以做別種商業和入政界，但我始終不為所動。第二，忍耐。近十年來，無論怎麼樣我都忍耐得住。第三，不失本來面目。我從小到現在總不斷的看書，不闊綽。這三種雖沒有什麼價值，但卻也是辦事必須的條件。」

繼張元濟之後主持商務的王雲五，對於陸費逵的「強毅、前進、專一」的「優良性行」表示佩服，他在《悼念陸費伯鴻》中說，「我國商場『同行如敵國』，商務和中華，在某時期也不免此種現象；但經過劇烈的正當競爭後，彼此認識因之較深，漸漸而為精誠的合作。在後幾年間，我對於先生之誠懇態度的認識，也正如在以前對他所持的懷疑態度，簡直是一樣的程度。」

一九三六年是中華書局創辦二十五周年，《辭海》經過二十年艱苦編纂，終於出版問世。主編數易其人，經歷了「五難」：「選辭之難、解辭之難、引書篇名之難、標點之難、校印之難」。同人為表彰陸費逵創業以來，「自奉薄，責己嚴，知人明，任事專」，「書局之進展，先生之勞苦，目擊耳聞。」因而鐫碑以記。

陸費逵

二十八英寸滾筒輪轉凹版機五台，能自動送紙、上墨、指墨、接紙，使印刷質量可與英德兩國媲美，於亞洲為首。對於時局一向有遠見的陸費逵在一九三四年就建立了中華書局香港分廠，他將其中四台機器運往香港，一台運往上海。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滬戰爆發後陸費逵立即離滬赴港，在香港設立中華書局辦事處，主持香港分廠以及南方各分局業務。在抗戰期間，調配大量的書籍文具儀器通過海防、西貢、仰光等地轉運內地，送往重慶和延安，非常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

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陸費逵在香港病逝，年僅五十五歲。中華書局董事會決定將中華書局圖書館改名「伯鴻圖書館」以為永久紀念。中華書局圖書館（舒新城任館長前後二十年）未遭戰火，至一九四九年其藏書量達五十萬冊，與涵芬樓被毀時的規模接近，但所藏圖書的種類、重點與商務差異很大。

陸費逵曾說，「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大！」

中華書局投資百萬從德國訂購二十四乘

(三)

奧運趣味史



▲法國插畫家Ugo Gattioni所設計的巴黎奧運暨殘奧會海報。



英倫漫話
江恆

眾所周知，法國教育家和歷史學家顧拜旦是現代奧運會的發起人，同時他也是文化奧運會的倡導者，因為早在古希臘時代的運動會便以體育比賽和藝術比賽為特色，運動員與哲學家、學者、詩人、音樂家、雕塑家等同台競技，顧拜旦將這種人才的聚集稱為「奧林匹克精神」。因此，從一八九〇年代開始，當他提出重振奧運會時，就致力於復興這個傳統，旨在將肌肉和思想完美結合。

據《裸體奧運：古希臘奧運的真實故事》一書的作者托尼·佩羅特描述，顧拜旦產生這個想法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古希臘運動會的形式很好，這場四年一度、為期五天的盛會在偏遠的奧林匹亞聖地舉行，將體育賽事與文化觀光、戲劇和文學表演結合在一起。古典運動迷們非但不是市儈，而是急切地從運動員赤身裸體、從頭到腳塗着橄欖油的比賽中衝出體育場，欣賞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宙斯雕像等著名雕塑。田徑冠軍會委託像品達這樣的抒情詩人寫下他們的勝利頌歌，然後由小合唱團演唱，被譽為「歷史之父」的青年作家希羅多德甚至在這裏舉辦了朗誦會。二是對精神世界的貢獻，用顧拜旦的話說，奧林匹克主義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種心態。它可以滲透到多種表達方式中，沒有任何一個種族或時代可以聲稱擁有它的壟斷權。

一九一二年，顧拜旦終於如願以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奧運會上，首次進行了藝術類競技項目，分為建築、文學、音樂、繪畫和雕塑五個類別，頒發給受體育相關主題啟發的作品。到了一九二四年的巴黎奧運會，他正式提出所謂「繆思五項」（Pentathlon of the Muses）全能比賽，其中音樂、繪畫、雕塑、文學和建築都是與田徑運動一樣受到重視的官方比賽，而每項比賽都配有金、銀、銅三

個獎項，所有參賽作品都必須是原創並且直接受到運動理念啟發為主題。藝術家可以提交多個作品，意味着他們可能贏得多項殊榮。該年雕塑競賽中，由運動員兼雕塑家沃爾特·威南斯的二十英寸高青銅作品《美國小馬》贏得了個人的首枚雕塑金牌。

那一年的文學類金獎頒給了一位名叫查爾斯·古約特的法國詩人，他被譽為奧林匹克文學家，也是一位活躍的運動員。古約特本人經歷頗為傳奇，二十歲時來到巴黎，開始在出版社當學徒。兩年後，他應徵入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他進入文藝圈，與不少著名作家（例如讓·科克托和安德烈·馬爾羅）和藝術家（例如藤田嗣治和弗蘭斯·麥萊萊勒）結為好友，不僅成為一位知識淵博的藝術收藏家，在法國南部城市格勒諾布爾附近還擁有自己的博物館。他在巴黎奧運會上獲獎的作品，是結合體育、舞蹈、詩歌和音樂的舞臺劇《奧林匹克》，詩句中喚起人們對跑步的回憶：「賽跑者彎下腰，緊張如含苞的花朵／一聲槍響：一個暴力的詞！／突然／脖子向前伸展／像枝幹／臉色憋得蒼白／又像紅蘋果／牙齒和下巴衝進／太空。」

作家托尼·佩羅特在書中形容，這屆巴黎奧運會的另一個亮點，是迷人的奧林匹克舞會，以精美的手工拼貼海報和印刷節目為廣告，其中包括畢加索的《舞者》原創石版畫，整個舞會從午夜到黎明在奧林匹亞酒館舉行，內容從以運動為主題的時裝秀，到超現實的「龍蝦、螃蟹和鱷魚的舞蹈」，著名達達主義創始人特里斯坦

·查拉還上演了一場「梯子奇觀」，日裔法國畫家藤田嗣治精心策劃了前衛拳擊比賽等等，所有這些都將文藝奧運會推向高潮。

直到一九四八年文藝奧運會停辦之前，藝術比賽都得到積極響應。比如一九二八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提交的作品數量多達一千一百件，而一九三二年洛杉磯奧運會，有超過三十八萬名遊客前往歷史、科學和藝術博物館欣賞提交的藝術品。儘管藝術賽事被擱置，但一些作品卻有着意想不到的結局，例如一九二四年巴黎奧運會雕塑金牌得主、希臘藝術家康斯坦丁諾斯·迪米特里亞迪斯創作的《鐵餅投擲者》，被放置在紐約中央公園，今年三月進行了翻新，並在蘭德爾島的伊坎體育場外重新落成。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巴黎奧運會推出新的「文化奧運」口號，以將近二千五百項展演計劃，與全球藝術家共襄盛舉。如主辦方所言，這片誕生了巴爾扎克、莫奈、科克托和波伏娃的土地，理應像希臘人一樣，在舞蹈、音樂、文學和藝術上捍衛榮譽。而作為文化奧運會的一部分，巴黎大部分大型博物館都會舉辦與運動相關的展覽，至少持續到九月初。

法國作家馬克·塔迪厄在最近出版的《奧運小說》中，對一九二四年巴黎奧運會進行了富有想像力的再現。書中寫道，主人公聽說了奧林匹克舞會後，猛然發現自己已被奧林匹克郵票、海報和廣告所包圍：彷彿身邊一切都奇跡般地變成了奧運會。這種氛圍與今年巴黎奧運會似曾相識。



湖泊·生命·呼喚

「湖泊·生命·呼喚——貝林捐贈動物標本暨鄱陽湖自然生態展」在江西省博物館舉行，展出三百七十餘件來自世界各大洲不同湖泊區域的珍稀野生動物標本，其中包括美國環球健康與教育基金會捐贈的二百七十餘件自然標本中的部分標本。該展覽展現環球多種地理環境，凸顯鄱陽湖流域生態系統多樣性及其特徵與代表性物種。



市井萬象

中新社